

經典印象
CLASSICAL IMPRESSION



欧·亨利小说

MAIQIDE
LIWU

麦琪的礼物

●王永年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欧·亨利小说

MAIQIDE
LIWU

麦琪的礼物

●王永年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晓乐

封面设计:夏季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麦琪的礼物/[美]欧·亨利(Henry, O.)著;王永年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1. 8

(经典印象译丛)

ISBN 7-5339-1479-1

I. 麦... II. ①欧... ②王...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3450 号

麦琪的礼物

[美] 欧·亨利 著

王永年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40 1/32 印张 6.5 插页 2 字数 170000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479-1/I·1321 定价:12.00 元

编辑手记

学院派似乎没把欧·亨利当回事儿,常见的几部美国文学史提到他只是一笔带过,可是这位短篇小说大师在英语世界至今仍然拥有最多的读者。不信,你到互联网上去瞧瞧,键入O.Henry这个字符串,立马就有一大堆网址挤上屏幕,仅是相关的读者俱乐部就有不少。欧·亨利的故事毕竟精致,像《麦琪的礼物》、《最后的常春藤叶》这类作品,没有任何深奥之处,却显示出作者极为完美的智慧和情感。

欧·亨利擅长写小人物,他用轻松诙谐的笔调叙说推销员、流浪汉、穷艺术家的故事,还有小偷和骗子的戏剧人生。一路扯下来尽是插科打诨的市井幽默,到了结尾陡然给你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乃或透出些许的悲凉——这就是所谓“欧·亨利式的结尾”。他那种别具匠心的创作构思成了许多后来者仿效的对象,甚至在他身后半个多世纪盛行的“黑色幽默”也不能说跟他没有关系。譬如,最负盛名的《警察和赞美诗》一篇,就深刻地揭示了个人对自身命运的无从把握,以及与制度化的现代理性之间的格格不入。

跟许多二十世纪作家不同,欧·亨利的写作不是为了给评论家提供话题,他为大众阅读而写作,将自己的良心与才智都献给了读者。

“经典印象”书目

第一辑

麦琪的礼物(欧·亨利小说)
百万英镑(马克·吐温小说)
热爱生命(杰克·伦敦小说)
红色死亡假面舞会(爱伦·坡小说)
黑暗深处(康拉德小说)
狐(劳伦斯小说)
都柏林人(乔伊斯小说)
圣诞颂歌(狄更斯小说)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
羊脂球(莫泊桑小说)
卡门(梅里美小说)
最后一课(都德小说)
少年维特的烦恼(歌德小说)
茵梦湖(施笃姆小说)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茨威格小说)
变色龙(契诃夫小说)
初恋(屠格涅夫小说)
摩哈摩耶(泰戈尔小说)
佩德罗·巴拉莫(胡安·鲁尔福小说)
超越爱情的永恒之死(马尔克斯小说)
高尔基散文
卡夫卡散文
劳伦斯散文
泰戈尔散文
尼采散文

第二辑

教长的黑面纱(霍桑小说)
一则神话(纳博科夫小说)
伤心咖啡馆之歌(麦卡勒斯小说)
来日的父亲(索尔·贝娄小说)
雨(毛姆小说)
儿子的否决(哈代小说)
我们可以借你的丈夫吗?(格林小说)
墙上的斑点(伍尔夫小说)
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多·莱辛小说)
茶花女(小仲马小说)
阿达拉(夏多布里昂小说)
法尼娜·法尼尼(司汤达小说)
侯爵夫人(乔治·桑小说)
局外人(加缪小说)
墙(萨特小说)
死神驾车(尤瑟纳尔小说)
变形记(卡夫卡小说)
米佳的爱情(蒲宁小说)
舞会之后(托尔斯泰小说)
七个绞刑犯的故事(安德列耶夫小说)
伊泽吉尔老婆子(高尔基小说)
番石榴手镯(库普林小说)
红木(皮利尼亚克小说)
西西里的柠檬(皮兰德娄小说)
玫瑰角的汉子(博尔赫斯小说)

經典印象

主編
宋兆霖



CLASSICAL IMPRESSION

目 录

麦琪的礼物 / 1
警察和赞美诗 / 7
财神与爱神 / 14
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 / 22
华而不实 / 27
刎颈之交 / 34
比绵塔薄饼 / 42
索利托牧场的卫生学 / 52
活期贷款 / 66
公主与美洲狮 / 72
托拉斯的破产 / 79
慈善事业数学讲座 / 86
双料骗子 / 94
重新做人 / 105
女巫的面包 / 113
吉米·海斯和缪里尔 / 117
哈格雷夫斯的两个角色 / 122
小熊约翰·汤姆的返祖现象 / 134
提线木偶 / 147

红酋长的赎金 / 159

我们选择的道路 / 169

汽车等待的时候 / 174

钟摆 / 180

最后的常春藤叶 / 185

丛林中的孩子 / 192

译后记 / 198

麦琪的礼物

一块八毛七分钱。全在这儿了。其中六毛钱还是铜子儿凑起来的。这些铜子儿是每次一个、两个向杂货铺、菜贩和肉店老板那儿死乞白赖地硬扣下来的；人家虽然没有明说，自己总觉得这种掂斤播两的交易未免太吝啬，当时脸都臊红了。德拉数了三遍。数来数去还是一块八毛七分钱，而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

除了倒在那张破旧的小榻上号哭之外，显然没有别的办法。德拉就那样做了。这使一种精神上的感慨油然而生，认为人生是由啜泣、抽噎和微笑组成的，而抽噎占了其中绝大部分。

这个家庭的主妇渐渐从第一阶段退到第二阶段，我们不妨抽空儿来看看这个家吧。一套连家具的公寓，房租每星期八块钱。虽不能说是绝对难以形容，其实跟贫民窟也相去不远。

下面门廊里有一个信箱，但是永远不会有信件投进去；还有一个电钮，除非神仙下凡才能把铃按响。那里还贴着一张名片，上面印有“詹姆斯·迪林汉·扬先生”几个字。

“迪林汉”这个名号是主人先前每星期挣三十块钱得法的时候，一时高兴，加在姓名之间的。现在收入缩减到二十块钱，“迪林汉”几个字看来就有些模糊，仿佛它们正在郑重考虑，是不是缩成一个质朴而谦逊的“迪”字为好。但是每逢詹姆斯·迪林汉·扬先生回家上楼，走进房间的时候，詹姆斯·迪林汉·扬太太——就是刚才已经介绍给各位的德拉——总是管他叫做“吉姆”，总是热烈地拥抱他。那当然是很好的。

德拉哭了之后，在脸颊上扑了些粉。她站在窗子跟前，呆呆地瞅着

外面灰蒙蒙的后院里，一只灰猫正在灰色的篱笆上行走。明天就是圣诞节了，她只有一块八毛七分钱来给吉姆买一件礼物。好几个月来，她省吃俭用，能攒起来的都攒了，可结果只有这一点儿。一星期二十块钱的收入是不经用的。支出总比她预算的要多。总是这样的。只有一块八毛七分钱来给吉姆买礼物。她的吉姆。为了买一件好东西送给他，德拉自得其乐地筹划了好些日子。要买一件精致、珍奇而真有价值的东西——够得上为吉姆所有的东西固然很少，可总得有些相称才成呀。

房里两扇窗子中间有一面壁镜。诸位也许见过房租八块钱的公寓里的壁镜。一个非常瘦小灵活的人，从一连串纵的片断的映象里，也许可以对自己的容貌得到一个大致不差的概念。德拉全凭身材苗条，才精通了那种技艺。

她突然从窗口转过身，站到壁镜面前。她的眼睛晶莹明亮，可是她的脸在二十秒钟之内却失色了。她迅速地把头发解开，让它披落下来。

且说，詹姆斯·迪林汉·扬夫妇有两样东西特别引为自豪，一样是吉姆三代祖传的金表，另一样是德拉的头发。如果示巴女王^①住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德拉总有一天会把她的头发悬在窗外去晾干，使那位女王的珠宝和礼物相形见绌。如果所罗门王^②当了看门人，把他所有的财富都堆在地下室里，吉姆每次经过那儿时准会掏出他的金表看看，好让所罗门妒忌得吹胡子瞪眼睛。

这当儿，德拉美丽的头发披散在身上，像一股褐色的小瀑布，奔泻闪亮。头发一直垂到膝盖底下，仿佛为她铺成了一件衣裳。她又神经质地赶快把头发梳好。她踌躇了一会儿，静静地站着，有一两滴泪水溅落在破旧的红地毯上。

她穿上褐色的旧外套，戴上褐色的旧帽子。她眼睛里还留着晶莹的

① 示巴女王，示巴古国在阿拉伯西南，即今之也门。《旧约·列王纪上》载示巴女王带了许多香料、宝石和黄金去觐见所罗门王，用难题考验所罗门的智慧。

② 所罗门王，公元前十世纪以色列国王，以聪明豪富著称。

泪光，裙子一摆，就飘然走出房门，下楼跑到街上。

她走到一块招牌前停住了，招牌上面写着：“莎弗朗妮夫人——经营各种头发用品。”德拉跑上一段楼梯，气喘吁吁地让自己定下神来。那位夫人身躯肥大，肤色白得过分，一副冷冰冰的模样，同“莎弗朗妮”^①这个名字不大相称。

“你要买我的头发吗？”德拉问道。

“我买头发。”夫人说，“脱掉帽子，让我看看头发的模样。”

那股褐色的小瀑布泻了下来。

“二十块钱。”夫人用行家的手法抓起头发说。

“赶快把钱给我。”德拉说。

噢，此后的两个钟头仿佛长了玫瑰色翅膀似的飞掠过去。诸位不必理会这种杂凑的比喻。总之，德拉正为了送吉姆的礼物在店铺里搜索。

德拉终于把它找到了。它准是专为吉姆，而不是为别人制造的。她把所有店铺都兜底翻过，各家都没有像这样的东西。那是一条铂金表链，式样简单朴素，只是以货色来显示它的价值，不凭什么装潢来炫耀——一切好东西都应该是这样的。它甚至配得上那只金表。她一看到就认为非给吉姆买下不可。它简直像他的为人。文静而有价值——这句话拿来形容表链和吉姆本人都恰到好处。店里以二十一块钱的价格卖给了她，她剩下八毛七分钱，匆匆赶回家去。吉姆有了那条链子，在任何场合都可以毫无顾虑地看看钟点了。那只表虽然华贵，可是因为只用一条旧皮带来代替表链，他有时候只是偷偷地瞥一眼。

德拉回家以后，她的陶醉有一小部分被审慎和理智所替代。她拿出卷发铁钳，点着煤气，着手补救由于爱情加上慷慨而造成的灾害。那始终是一件艰巨的工作，亲爱的朋友们——简直是了不起的工作。

① 莎弗朗妮，意大利诗人塔索(1544—1595)以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为题材的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的人物，她为了拯救耶路撒冷全城的基督徒，承认了并未犯过的罪行，成为舍己救人的典型。

不出四十分钟，她头上布满了紧贴着的小发卷，变得活像一个逃课的小学生。她对着镜子小心而苛刻地照了又照。

“如果吉姆看了一眼不把我宰掉才怪呢，”她自言自语地说，“他会说我像是康奈岛游乐场里的卖唱姑娘。我有什么办法呢？——唉！只有一块八毛七分钱，叫我有什么办法呢？”

到了七点钟，咖啡已经煮好，煎锅也放在炉子后面热着，随时可以煎肉排。

吉姆从没有晚回来过。德拉把表链对折着握在手里，在他进来时必须的门口的桌子角上坐下来。接着，她听到楼下梯级上响起了他的脚步声。她脸色白了一忽儿。她有一个习惯，往往为了日常最简单的事情默祷几句，现在她悄声说：“求求上帝，让他认为我还是美丽的。”

门打开了，吉姆走进来，随手把门关上。他很瘦削，非常严肃。可怜的人儿，他只有二十二岁——就负起了家庭的担子！他需要一件新大衣，手套也没有。

吉姆在门内站住，像一条猎狗嗅到鹌鹑气味似的纹丝不动。他的眼睛盯着德拉，所含的神情是她所不能理解的，这使她大为惊慌。那既不是愤怒，也不是惊讶，又不是不满，更不是嫌恶，不是她所预料的任何一种神情。他只带着那种奇特的神情凝视着德拉。

德拉一扭腰，从桌上跳下来，走近他身边。

“吉姆，亲爱的，”她喊道，“别那样盯着我。我把头发剪掉卖了，因为不送你一件礼物，我过不了圣诞节。头发会再长出来的——你不会在意吧，是不是？我非这么做不可。我的头发长得快极啦。说句‘恭贺圣诞’吧！吉姆，让我们快快乐乐的。我给你买了一件多么好——多么美丽的东西，你怎么也猜不到的。”

“你把头发剪掉了么？”吉姆吃力地问道，仿佛他绞尽脑汁之后，还没有把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弄明白似的。

“非但剪了，而且卖了。”德拉说，“不管怎样，你还是同样地喜欢我吗？虽然没有了头发，我还是我，可不是吗？”

吉姆好奇地向房里四下张望。

“你说你的头发没有了吗？”他带着近乎白痴般的神情问道。

“你不用找啦，”德拉说，“我告诉你，已经卖了——卖了，没有了。今天是圣诞前夜，亲爱的。好好地对待我，我剪掉头发为的是你呀。我的头发也许数得清，”她突然非常温柔地接下去说，“但我对你的情爱谁也数不清。我把肉排煎上好吗，吉姆？”

吉姆好像从恍惚中突然醒过来。他把德拉搂在怀里。我们不要冒昧，先花十秒钟工夫瞧瞧另一方面无关紧要的东西吧。每星期八块钱的房租，或是每年一百万元房租——那有什么区别呢？一位数学家或是一位俏皮的人可能会给你不正确的答复。麦琪带来了宝贵的礼物^①，但其中没有那件东西。对这句晦涩的话，下文将有所说明。

吉姆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包东西，把它扔在桌上。

“别对我有什么误会，德尔。”他说，“不管是剪发、修脸，还是洗头，我对我姑娘的爱情是决不会减低的。但是只消打开那包东西，你就会明白，你刚才为什么使我愣住了。”

白皙的手指敏捷地撕开了绳索和包皮纸。接着是一声狂喜的呼喊；紧接着，哎呀！突然转变成女性神经质的眼泪和号哭，立刻需要公寓的主人用尽办法来安慰她。

因为摆在眼前的是那套插在头发上的梳卡——全套的发卡，两鬓用的，后面用的，应有尽有；那原是在百老汇路上的一个橱窗里，为德拉渴望了好久的东西。纯玳瑁做的，边上镶着珠宝的美丽的发卡——来配那已经失去的美发，颜色真是再合适也没有了。她知道这套发卡是很贵重的，心向神往了好久，但从来没有存过占有它的希望。现在这居然为她所有了，可是那佩带这些渴望已久的装饰品的头发却没有了。

^① 麦琪，指基督初生时来送礼物的三贤人。一说是东方三王：梅尔基奥尔（光明之王）赠送黄金表示尊贵；加斯帕（洁白者）赠送乳香象征神圣；巴尔撒泽赠送没药预示基督后来遭受迫害而死。

但她还是把这套发卡搂在怀里不放，过了好久，她才能抬起迷蒙的泪眼，含笑对吉姆说：“我的头发长得很快，吉姆！”

接着，德拉像一只给火烫着的小猫似的跳了起来，叫道：“喔！喔！”

吉姆还没有见到他的美丽的礼物呢。她热切地伸出摊开的手掌递给他。那无知觉的贵金属仿佛闪闪反映着她那快活和热诚的心情。

“漂亮吗，吉姆？我走遍全市才找到的。现在你每天要把表看上百来遍了。把你的表给我，我要看看它配在表上的样子。”

吉姆并没有照着她的话去做，却倒在榻上，双手枕着头，笑了起来。

“德尔，”他说，“我们把圣诞节礼物搁在一边，暂且保存起来。它们实在太好啦，现在用了未免可惜。我是卖掉了金表，换了钱去买你的发卡的。现在请你煎肉排吧。”

那三位麦琪，诸位知道，全是有智慧的人——非常有智慧的人——他们带来礼物，送给生在马槽里的圣子耶稣。他们首创了圣诞节馈赠礼物的风俗。他们既然有智慧，他们的礼物无疑也是聪明的，可能还附带一种碰上收到同样的东西时可以交换的权利。我的拙笔在这里告诉了诸位一个没有曲折、不足为奇的故事：那两个住在一间公寓里的笨孩子，极不聪明地为了对方牺牲了他们一家最宝贵的东西。但是，让我们对目前一般聪明人说最后一句话，在所有馈赠礼物的人当中，那两个人是最聪明的。在一切授受礼物的人当中，像他们这样的人也是最聪明的。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是最聪明的。他们就是麦琪。

警察和赞美诗

苏贝躺在麦迪逊广场的长凳上，辗转反侧。当夜晚雁群引吭高鸣，当没有海豹皮大衣的女人对她们的丈夫亲热起来，或者当苏贝躺在广场的长凳上辗转反侧的时候，你就知道冬季已经逼近了。

一片枯叶飘落到苏贝的膝头。那是杰克·弗罗斯特^①的名片。杰克对麦迪逊广场的老房客倒是体贴入微的，每年要来之前，总是预先通知。他在十字街头把他的名片交给“北风”——“幕天席地别墅”的门房——这样露天的居民就可以有所准备。

苏贝理会到，为了应付即将来临的严冬，由他来组织一个单人筹备委员会的时候已经到了。因此，他在长凳上转侧不安。

苏贝对于在冬季蛰居方面并没有什么奢望。他根本没有想到地中海的游弋，或南方催人欲眠的风光，更没有想到在维苏威海湾^②的游泳。他心向神往的只是到岛上^③去住上三个月。三个月不愁食宿，既能摆脱玻璃阿斯^④和巡警的干扰，又有意气相投的朋友共处，在苏贝的心目中，再没有比这更美满的事了。

多年来，好客的布莱克韦尔监狱成了他的冬季寓所。正如那些比他幸运得多的纽约人每年冬天买了车票到棕榈滩和里维埃拉^⑤去消寒一

① 杰克·弗罗斯特，原文“Jack Frost”，是英文里对“寒霜”的拟人称呼。

② 维苏威海湾，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东南的海湾，气候温和。

③ 指在纽约和布鲁克林之间海峡中的布莱克韦尔岛，上有监狱和疯人院等。

④ 玻璃阿斯，希腊神话中的北风神。

⑤ 棕榈滩和里维埃拉，均系美国南部城市，气候温和。

样,苏贝也为他一年一度去岛上的避难做了最低限度的准备。现在是时候了。昨晚,他在那古老的广场里,睡在喷泉池旁边的长凳上,用了三份星期日的厚报纸,衬在衣服里,遮着脚踝和膝盖,还是抵挡不住寒冷的侵袭。因此,布莱克韦尔岛在苏贝心中及时涌现出来。他瞧不起那些以慈悲为名替地方上寄食者准备的布施。在苏贝看来,法律比慈善更为仁慈。他可以去的场所多的是,有的是市政府办的,有的是慈善机关办的,在哪儿他都可以谋得食宿,满足简单的生活要求。可是对苏贝这种性格高傲的人来说,慈善的恩赐是行不通的。从慈善家手里得到一点好处,固然不要你破费,却要你承担精神上的屈辱。凡事有利必有弊^①,要睡慈善机关的床铺,就先得被迫洗个澡;要吃一块面包,你个人的私事也就得给打破沙锅甃到底。因此,还是做做法律的客人来得痛快,法律虽然铁面无私,照章办事,毕竟不去过分干涉一位大爷的私事。

既然打定了去岛上的主意,苏贝立刻准备实现他的愿望。轻而易举的办法倒有不少。最愉快的莫如在一家豪华的饭店里大模大样地吃上一顿;然后声明自己不名一文,就可以安安静静、不吵不闹地给交到警察手里。其余的事,自有一个知趣的地方法官来安排。

苏贝离开长凳,踱出广场,穿过了百老汇路和五马路交叉处的一片平坦的柏油路面。他拐到百老汇路上,在一家灯火辉煌的饭馆前停下来,那里每晚汇集着上好的美酒、华丽的衣服和有地位的人物。

苏贝对自己上半身的打扮颇有信心。他刮过脸,上衣还算体面,感恩节时一位女教士送给他的那个有活扣的黑领结也挺干净。只要他能走到饭馆里桌子边上而不引起别人的疑心,一切就可以如愿以偿了。他暴露在桌面以上的部分不至于使侍者起疑。一只烤鸭,苏贝想道,也就够意思了——再加一瓶夏勃立酒,坎曼贝奶酪^②——一小杯咖啡和

^① 此处原文是“有了恺撒,就有他的布鲁图”。恺撒(前100—前44),罗马皇帝,为其好友布鲁图(前85—前42)所暗杀。

^② 夏勃立,法国以生产白葡萄酒而著名的地区。坎曼贝,法国奥尼尔省地名,那里制作一种松软的干酪,享有盛名。

一枝雪茄。雪茄要一块钱一枝的就行了。账单上的总数不要大得会引起饭馆掌柜的狠心报复；同时野鸭肉却能让他去冬季避难所的路上感到饱食的快乐。

可是，苏贝刚踏进饭馆门口，侍者领班的眼光就落到了他的旧裤子和破皮鞋上。粗壮而利索的手把他推了一个转身，沉默而迅速地撵到人行道上，从而改变了那只险遭暗算的野鸭的不体面的命运。

苏贝离开了百老汇路。到那想望之岛去，要采取满足口腹之欲的路线看来是行不通了。要进监狱，还得另想办法。

六马路的拐角上有一家铺子，玻璃橱窗里陈设巧妙的商品和灿烂的灯光很引人注目。苏贝捡起一块大圆石，砸穿了那块玻璃。人们从拐角上跑来，为首的正是警察。苏贝站定不动，双手插在口袋里，看到警察的铜纽扣时不禁笑了。

“砸玻璃的人在哪儿？”警察气急败坏地问道。

“难道你看不出我可能跟这事有关吗？”苏贝说，口气虽然带些讥讽，态度却很和善，仿佛是一个交上好运的人似的。

警察心里根本没把苏贝当做嫌疑犯。砸橱窗的人总是拔腿就跑，不会傻站在那儿跟法律的走卒打交道的。警察看到半条街前面有一个人跑着去赶搭一辆街车。他抽出警棍，追了上去。苏贝大失所望，垂头丧气地走开了。两次都不顺利。

对街有一家不怎么堂皇的饭馆。它迎合胃口大而钱包小的食客。它的盘碟和气氛都很粗厚；它的汤和餐巾却很稀薄。苏贝跨进这家饭馆，他那罪孽深重的鞋子和暴露隐秘的裤子倒没有被人注意到。他挑了个位子坐下，吃了牛排、煎饼、炸面饼圈和馅饼。然后他向侍者透露真相，说他一个子儿都没有。

“现在快去找警察来，”苏贝说，“别让大爷久等。”

“对你这种人不用找警察。”侍者的声音像奶油蛋糕，眼睛像曼哈顿